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彥火

散文小說

管管告訴我，他寫的散文比詩多，因為在台灣散文最賣錢。

他的小說與散文的界線十分模糊，譬如他的名作《匕首妻子》、《車》、《風鈴傳》、《槍手和槍手》等等明明是虛構的小說，有情節，有故事，他卻稱之為散文。

管管寫過電影劇本，最受人稱道是1978年他寫的電影劇本《元朝怪談》，第1段由胡茵夢主演，作為編劇的管管在第3段中扮演了老僧，還因這部片子拿到了金馬獎最佳編劇提名，此後不少電影邀他出演「高僧」，管管嬉笑道：「我已演了兩回和尚，第3次再演我都不好意思不出家了，但我已經成家啦。」

他曾演出過電影、電視節目30多部。他也畫畫，開過畫室。

我們從他以下自言自語的剖白，可見他的性情的一斑——

「……他愛一口氣看完一本好書。從來不記路名姓名，常騎着驢找驢。愛看武俠、迷信鬼怪。對喜歡的女孩他會害羞躲她說不出話。他撒謊技巧不高，是缺點。常想救濟那些遭難的人，從來就沒救過，他着迷寒山行徑。喜歡花錢，花光就借，借了就還。他喜歡貓和花。他眼高手低又目無餘子。……」（《管管散文集》）

從以上的一段話，可見管管自剖之中，你說他怪，又不像怪 — 他是直腸子，把他想說的該說不該說的話都可以一股腦兒向你悉數吐露。世上這種人已絕跡了，所以人們都見怪不怪了。這就是管管 — 沒有太多沾染世俗迷霧污染的人。

上面管管自剖文字中，有一句關鍵的話，他說他「着迷寒山行徑」。

寒山是唐代名詩僧。雖出身官宦人，多次入仕不第，最終遁入空門，隱居浙東天台山寒岩，自號寒山。

寒山尋常語言無度，行徑出位，破衣蔽體，木屐行處，在山村題詩作偈，詩作豐厚，大多嬉笑怒罵，也月旦時態。

其詩不入世俗，不合典雅，自成一格。寒山的作為，正是管管刻意追隨的目標，在管管的身上也是有跡可尋的。

管管（1929年－2021年），原名管運龍，1929年9月27日出生於中國青島，19歲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1949年隨國民政府搬退台灣，曾服務於軍中電台，一度任創世紀詩雜誌社社長，後專心寫作及繪畫。

（《說台灣詩人管管》，之三）

姚弦雅音

姚珏

弦外之音

10月10日下午，為了慶祝我從事音樂教育20周年，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行了「弦外知音——青少年交流音樂會」，音樂會的全部收入扣除開支將捐贈給「弦動人生獻愛心基金」。這個基金是由我在2021年發起，目的是鼓勵大家發揮互助精神，幫助基層學生接受持續音樂教育，用音樂正能量開拓基層孩子視野，為弱勢社群打造實現音樂理想的平台。

20年如白駒過隙，飛速而逝。回首當年，我仍慶幸選擇音樂教育的道路。2001年，姚珏天才音樂學院成立，我希望秉持「全人教育」的理念，建構一個循環不息助人自助的教育平台，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充滿創意思維、活力和均衡的人。讓音樂豐富他們的人生，成為他們終身的夥伴，把音樂正能量遍布社會各個階層。雖然當時我已在音樂演奏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要辦教育，牽涉很多具體的問題，可以說困難重重，但我最終還是一步步走了過來，因為我感覺通過音樂教育，在成就孩子們的同時，也使得我的人生更加豐富。

參加這次「弦外知音」演出的，不僅有姚珏天才音樂學院的在讀學生，還包括不少曾經跟隨我學習的前學員。當年他們不少都是從4至6歲就開始學習小提琴，我還清晰記得他們坐在小板凳上，稚氣可愛地向我提問，認真練琴。我也記得曾經帶着這些孩子，甚至是孩子們的家長一起到海外城市求學、演出，如今他們都已長大成才，入讀中學或大學，有的成為專業演奏員，甚至也有人從事大律師等其他職業。雖然有些孩子從事的職業未必是音樂家，但音樂卻給每個孩子的人生帶來積極的正能量。我時刻掛念着這些孩子的人生，我成為他們人生成長中重要的階段，這些孩子也成為我人生的重要部分。

中國詩人卞之琳的名詩《斷章》中說：「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這就是施與受同時點亮彼此的道理。正因為這樣，我在這20年裏又不斷打造音樂平台，為年輕人創造舞台和機遇，也積極帶領他們投身公益，幫助更多的基層家庭。

以「弦外知音」為主題，一方面講的就是通過音樂的學習、演出和交流，使得我們對音樂的真諦、人生的真諦有了更深的理解，另一方面講的是在音樂之外，找到人生的知音，為別人和社會創造更多的正能量更為重要。在音樂之外，我們豐富了人生，得到了滿足和快樂。這場音樂會的最後，我帶領幾百位孩子演奏《歡樂頌》。這首名曲是貝多芬在十九世紀創作的《第九交響曲》的最後樂章，展示的就是人類為自由不斷奮進的歡樂和力量。歌詞中提到「（歡樂女神）你的力量能使人們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輝照耀下面，四海之內皆兄弟。」確實，「弦外知音」的意義就在於為參與者帶來的，不僅是人生道路上的歡樂和力量，更是精神上的「知音」與滿足。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渣滓暴行不容於世

果然如所料，已為人妻居於英國的友人，嘰哩呱啦嚷着要求在港的朋友們跟她視像，因為曾對香港施以打、砸、燒等黑暴事件的暴徒，將令人髮指的黑暴帶到英國和澳洲，擾亂當地的治安及當地人的正常生活。

友人氣不打一處來，雖隔着熒幕也感受到她的憤怒：「簡直是一群不知所謂的畜生，到人家國家要求什麼求同存異，他們要呼吸什麼自由空氣……極度自私自利掠奪別人的『氧氣』，遠遠都嗅到他們那股『臭氣熏天』的酸餿氣味，令人作嘔；最駭人的是班畜生還將3個類似墓碑的物體，放置在平日人流如潮的廣場中心，真是大吉利是過佢哋囉！大家同樣有『腰間盤』，就以他們最突出。」

「如果目光遠大的人，個世界就會有幾大，而目光狹窄的畜生，行來行去就只會得幾個格仔，帶住仇恨、極端思想的烏合之眾，去到人家的地盤仍然不知道進退，繼續犯眾憎，被人指責『臭過大便』亦不足為過，大家又睇吓英國佬、澳洲佬可以忍到幾時？但凡是政客都講求利益為重，畜生們不要自我感覺良好在自抬高價，不過都是『肉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或者再無利用價值的，對方只會送你一個字：滾！現在有什麼好得戚的。」

友人表示終於明白及體會到在過去的香港市民，面對暴徒種種黑暴的「水深火熱」，所以難怪很多香港人對那些暴徒「着草」，是如此心情興奮：「香港的朋輩們都說，希望所有不喜歡自己國家的暴徒，要言行一致的直奔他們理想自由的國度，永不回頭呀！過他們色彩斑爛的生活吧！但，大家千萬要記住，什麼是不忠不孝者為畜生，不仁不義者為渣滓！」

而筆者就相信，歷史是不會遺漏記下曾禍國殃民的渣滓們這一筆的！

爽姐私語

林爽兒

氣場十足劉兆銘

不經不覺，我認識了Ming Sir劉兆銘半個世紀！他已是90歲的精靈牙擦又有型的老人了！不過仍然是很多人的偶像，仍然一臉瀟灑，一身傲氣，一樣霸氣！仍然有50年前那舞神的味道！

以上的形容絕非擦鞋，因為今日所見，90歲的Ming Sir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氣場十足，任何時候都是充滿正能量、充滿信心！近年在各種因素之下，他減少了一些工作，卻不等於他退休了，他仍非常努力地去為身體健康而戰，他的腿因為不同的原因顯得步履艱難，每一步都是挑戰，但他那頑強的生命力，令自己不能放棄，堅持每一天都要進行鍛煉，咬緊牙關也一定要走路，有時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着，實在不能不從心底裏敬佩他，一如敬佩我那已經上了天堂的父親，患上了強直性脊椎炎而不知，被幾十年前落後的醫療奪走了健康的活動能力，枴杖走路數十載的堅韌毅力！

現在的劉兆銘不因年事已高而放棄學習，他還不停地讀書、寫字，也學習很多新鮮事物，也會接收不同的信息，了解更多外界的事情，他是減少了很多活動，也少了聚會，當然最主要是因為疫情，他必須好好保護自己。所以手機的作用很大，也令他學習到不少新資訊。

從1979年他接拍好朋友孔權開投資的第一部電影《蝶變》，他正式加入演藝圈，當時我心想：他跳舞是很「神」，但會演戲嗎？手上有一些他和陳琪琪去台灣拍《蝶變》的送機照片和拍攝時的工作照，又想起此片在香港做午夜場的情景，當年午夜場是檢視電影的指標，評估票房好壞最重要是看午夜場觀眾的反應，當日午夜場我也有出席，演員導演工作人員全部坐在樓上，電影才開始我已經緊張到不得了，因為作為他的老朋友，真的很擔心電影放映中途會被觀眾「噓」，整晚坐在戲院心慌慌，緊張過自己做，那過程至今仍歷歷在目，如今想起又很好笑！就這樣Ming Sir在演藝圈已過了40年有多！

●Ming Sir同陳琪琪那年去台灣拍《蝶變》，在機場合照。作者提供

●Ming Sir日前和女兒及親友聚會。 作者提供

百家廊

鍾倩

由諾貝爾文學獎想到的：垂聽人性的鼓聲

如果不是坦桑尼亞小說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納爾（Abdulrazak Gurnah）榮獲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諾獎），我對遙遠的北半球非洲還停留在印度鼓樂聲中。記得有一年，我應邀參加一場文藝活動，孩子們表演的非洲鼓舞表演很是熱鬧，事後才知道這是來自一群自閉症兒童。後來，偶然機會，邂逅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洛伊的《微物之神》，我沉溺在憂傷而唯美的家族敘事中不能自拔，用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的話說：「展露出的是生命與歷史的擦痕。」

諾獎是一種審美提醒，亦是文化體認。我們對古納爾的「認生」，毋寧視作對非洲包括印度文化的缺乏了解，抑或是對人性的認識遠遠不夠。閱讀古納爾的短篇小說《博西》和《囚籠》，我似乎能找尋到《微物之神》初讀的震撼或痛切，即「仍記得，最早打開並進入這部小說所體認的那份心的震顫和感性與智性的狂喜（戴錦華語）」，雖然內容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人物的卑賤、不幸、多難與憂傷，那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或死於戰亂、災荒、饑饉、洪水，或喪命於充滿歧視的現實社會，死亡之神的腐朽氣息恍若盤旋在頭頂，處於永遠無法解決的不安狀態。

先說《囚籠》，故事很簡單，講述了一個可憐的姑娘茹基婭。主人公哈米德十幾歲就來到這個小鎮上，法吉爾老人僱傭他照看小店，每到晚上他都會想念自己的父母和他出生的那個小鎮。某天晚上關門之際，來了個姑娘打印度酥油，他對她徒生愛戀，從此一發不可收。

第二天晚上，姑娘來店裏買黑色鞋油，老主顧曼塞與她搭訕，諂媚說笑，討其歡心，並斷定她是從事嫖娼營生的妓女。哈米德卻不相信，一個人的時候，他想像與姑娘在一起親熱的場景。後來，姑娘再來店裏買糖和豆子時，他有意識地多秤一些，貨品短缺時他會從給老主顧留出的儲備中取一些給她。她告訴他，找到更好工作之前，自己會一直在城裏新開的最好的赤道酒店當女招待。最後一次姑娘來店裏買糖，她暴露真相，傾倒心聲，「你總在給我東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報。那樣的話，光靠這些小恩小惠就不夠嘍。」一句話印證了患有白內障曼塞的論斷並非胡言亂語，卻使人心生悲憫，對哈米德和茹基婭的同情，前者是對單純愛情的悲憫，後者是對艱難生存的包容。可見，「囚籠」一語雙關，既是物質之困，也是靈魂之困。

《博西》的故事梗概相對複雜一些。開頭頗為引人入勝，「那已經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們坐在藤壺密布的碼頭上，兩隻腳在空中搖擺着。瑪格麗特公主碼頭籠罩在午後長長的陰影裏，我們望着腳下的大海浪花飛濺，變幻出胳膊、腿和亮閃閃的牙齒。我給他講了個很長的故事，連篇的謊言，溫文有禮而不失睿智，我告訴他，有一個人站在海邊撒尿，就這樣尿個不停，彷彿一條看不到頭的舌頭，盤繞在人的體內。」

字裏行間充滿魔幻色彩，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開頭媲美，實際上是對人物處境的渲染，這就像一個又一個的人性黑洞，在我心頭漸次炸裂：先是博西妹妹無奈當妓女，再是博西父親幾年前去世，最後是博西喪命於大海。「你錯過了最慘的一幕，博西。你妹妹僅僅充當了一個註腳，沒人為她流下一滴淚。你也是，你和我，我們看着鄰居淪為乞丐，賣掉女兒換回鯊魚肉，也會坐視不理，也會一笑而過。」似乎，任何悲慘人生後面都可以再加個「更」字，比妹妹當妓女更悲慘的是博西死在12月的早晨。「我」、博西和綽號「金屬絲」的尤尼斯借船出海，前往禁止遊客入內的監獄島，證明「他們已經肩負起了屬於自己的那份種族的重負」。

博西曾是游泳冠軍和足球驍將，英國俱樂部曾獎勵他一塊腕錶。他們在島上朗誦詩篇，唱歌祈福，在棕櫚樹岩洞裏發現腐爛的芒果，博西帶回花斑烏鴉，他不聽「我」的勸告，以此飽腹解餓。離開瀑布天堂，前往旅程最後一站時，博西提出要獨自游回城裏，當船出了島，他早已潛入水中不知去向。小說結尾，那天晚上「我」在姆布維尼安全上了岸，回到鎮上時遭一群人痛打和侮辱，在沙灘上不省人事，對方聲稱「阿拉伯人就該死」，而博西永遠地錯過了這最殘忍的一幕。

「最殘忍的一幕」，是妹妹當妓女，父親的早逝，還是博西的喪命？我認為，都是，也都不是——「最殘忍的」指向未經整理的人性，也是未經整理的死亡。不得不說，當下的小說充斥着太多的苦難，幾近氾濫的苦難與淚水，反而獨獨失去真實。古納爾不同，他不動聲色地講述，就像隔空投擲過來一個個啞炮，當你完全讀懂時才會在心裏炸響。比如，博西16歲那年，父親的葬禮上，他滴淚未灑，卻放不下母親和妹妹，「如果我到其他地方待個五六年，當個林業官員，回家卻發現我媽死了，我妹妹成了妓女，那我離開還有什麼用？」博西還沒來得及完成心願，就先一步離開了這個世界，誰來保護母親和妹妹？令人心痛不已。

再比如，《囚籠》裏，哈米德得知姑娘企圖做交易後，會不會傷心離開這個小鎮？作者沒有交代，倘若他離開了，晚上誰去幫法吉爾上廁所，誰去陪他說說話呢？讓人心生不忍。胡里奧．科塔薩爾將短篇小說視為一個封閉的球狀體，所謂球狀體，正是命運的無限延伸，人性的探幽不盡。而古納爾的敘事光譜中，很好地體現了這種不徹底性。雖然未讀他的長篇小說，但從這兩部短篇中依然能夠感受到來自靈魂深處的人性鼓聲，感受到來自觸手可及的現實關切，對此，我們必須心懷敬畏，去垂聽，去靠近。

移民作家納博科夫曾說過：「我永遠也不會回去了。理由很簡單，我需要的是俄國的一切我都帶着了：文學、語言和我自己在俄國度過的童年。我永遠也不再返鄉。我永遠也不投降。」對於古納爾也是如此。他出生於桑給巴爾島，當年他上學時，班上同學有印度、阿拉伯、非洲和索馬里的孩子。18歲那年，國內發生革命，他以難民身份逃到英國，用英語寫作，關注後殖民時代議題。從此，流浪、逃離、移民等，成為他小說敘事的精神底色。作家、學者、教授，他身兼不同角色，卻時刻關注難民的生存鏡像，在製造混亂中探索統一，游離在中心與邊緣之間，苦苦尋覓故鄉，如長篇小說《最後的禮物》中難民阿巴斯的臨終追問：60歲的阿巴斯從昏迷中醒來，得知自己因糖尿病而中風，須臾間，「我是誰」成了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可想來想去，結論都是「白活了」。

想想，這何嘗不是古納爾的精神叩問？而「最後的禮物」，寓意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踏地觀察

湯禎兆

按摩人生

一直多做按摩機，前幾天試試泰式按摩，感覺與中醫穴位按摩十分不同，較着重拉筋和鬆弛。

這幾年，香港人不能旅遊，又不能北上按摩，不少人最記掛是在外地嘆世界，當然包括泰式、日式、中式按摩，於是本地開了不少以外地按摩為賣點的按摩店，和一向在本地也受歡迎的中醫按摩爭奪市場，亦令我們不用以酒店級價錢享受環境清幽的按摩空間。這些店裝潢漂亮，有時更會附上小食和茶，與那個國籍的按摩師搭配，令人有短暫逃離香港的感覺。

店主說疫情之後，起初大家怕傳染都不來，但久而久之，本土個案也少了，就全被訂滿，如同酒店本地Staycation一樣。很多更是一對情侶而來，一起作個短旅行般。有些租了工廈的樓上空間，令店內更大更舒服，但一定會堅持衛生水平及裝潢新穎。

有一次跟一個賣按摩椅的店員傾談，他說亞洲人對按摩最有要求，笑說如果你去試試外國的按摩椅，不是賣花讚花香——真是完全比不上亞洲出產的按摩椅。

在那店內也試了一張價值幾萬元、標榜有泰式按摩拉筋功能的按摩椅，會夾着你的腳輕度向後拉背筋，真是十分舒適。今次去完泰式按摩店，終於明白多了泰式按摩的精髓，雖然不是跟穴位按，但因他們以筋為主，逐條拉鬆，所以整體上十分放鬆，亦不易反彈，即一按完沒多久便又會再酸痛了。

說回按摩用品，除了一張大的按摩椅，還有很多針對不同部位的配件，有小腿、腳底、大腿、頸部、肩膊及背部，還有頭部的。我們最喜歡是針對大腿和小腿的，因為不易按傷，且無論是久坐和久站，都很需要。

大腿和小腿多按到肝經及膽經，對紓緩疲勞及幫助入睡都有好處，做後更容易入眠。

鵬情萬里

趙鵬飛

飲食男女各滋各味

在內地多個城市都或長或短生活過之後，我發現，不論南方還是北方，也不論經濟發達或者稍欠發達一些，對於周圍單身男女婚否的關注程度，始終都是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不亞於樓價、不亞於菜價，更不亞於常年居於話題排行榜前列的城市人均收入排名。不管什麼場合，遇到了，總是會忍不住叨叨兩句。含蓄的，會想方設法暗中撮合，熱情過度者，甚至會當場拉郎配。常常讓適齡或是超齡的未婚人士，有被冒犯的不適感。礙於人情世故，大多時候也只能無可奈何，尷尬一笑。香港就有這一點好，不僅在職場上，婚否是極隱私的個人事情，即便很親近的朋友之間，多數情況下，不會相互打探戀情。當然，抑制不住的甜蜜，都要溢出手機屏幕要與人分享的，另當別論。

最近，在微博上被私信邀請回答的問題中，有一個引起很多人的共鳴：你會因為年齡大而結婚嗎？

年齡大和結婚之間確實有關係，但並不是決定性的關係。過了法律允許結婚的年齡之後，你結沒結婚和什麼時候結婚，在別人眼裏，就像問你吃了飯沒有吃的是什麼一樣，只是開啟話題打破尷尬局的一個話題引子。當然，你的父母和情感上親近的人例外。結不結婚這件事，很少有人一開始就想的特別明白。都是在生活的溝溝壑壑裏，跌跌撞撞，摸摸索索。時間對了，那個人出現了，也沒想那麼多，就結了婚。時間不對，那個人還是出現了，只好存在心裏，醃製成一段愈存愈醇的人生憾事。

很多年齡漸長的人，之所以一直不結婚，多半是因為在經歷了幾段憾事後，開始心平氣和地接受了順其自然。與之相伴隨的，是成長中累積的閱歷，和獨自生活養成的習慣，慢慢剪去了眼中的浮華和濾鏡。看清了自己再難更改的秉性，和明白如水的心。再來看待結婚這件事情，對的人來了，平和地迎上去，風輕雲淡，滋味盡收。像是準備上桌的煲仔飯，撒上一點香菜或是葱花，便能愈嚼愈入味。就連煲底的鍋巴，都是滿口焦脆油香。賣相很平淡，生活很飽滿。

●圖片是拍攝於卑路乍灣海邊。 作者供圖

對的人一直都沒有來，那也沒有什麼好遺憾的。將就？湊合？勉強？不存在。人生到了這個份上，哪還有比取悅自己更自在的事情？認認真真專注在喜歡的工作上，歡歡喜喜傾情於各種愛好上。窗外寒蟬淒切，夜雨淅瀝，室內綠蘿葳蕤，多肉肥碩。煮個一人份的小火鍋，滿桌備的都是自己愛吃的菜。鍋內鼎沸，心下愉悅。開一瓶酒，飲一種滋味，慰勞一段辛勞。酒性起了，打開視頻，跟疫情相隔兩地的家人朋友，遙遙碰個滿杯。人生幾多期許，擠掉浮沫，撇去油花，也就是吃了一頓飯，喝了一瓶酒，聽了幾句貼心貼肺的話。一場你來我往，兩廂惺惺相惜。琢磨着，回味着，珍惜着，各自又去奔赴下一場不可預知。

斜陽草樹天接水，暮靄風吹散。滄海看我，我看滄海。昔年風物似如今，只是無人與我共登臨。惟願不羨鴛鴦不羨仙，青山綠水彩雲間。